

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10月5日公布,获得者为英国作家石黑一雄。瑞典学院给出的获奖理由是“石黑一雄的小说,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,揭示了隐于我们与世界幻觉联系之下的深渊”。这一结果有些出人意料,原因是石黑一雄在此前的诺奖赔率榜上并未露脸,甚至未进入世界各大媒体的预测范围。

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

石黑一雄:超越文化差异与碰撞

石黑一雄“爆冷”获奖 顺便心疼下村上春树

“爆冷”已经是诺奖的套路了,看看这几年的获奖名单:2012年,中国作家莫言,之后是加拿大老太太门罗,她甚至没写过长篇,然后是白俄罗斯的报告文学女作家,去年则颁给了一位美国歌手……结果出人意料,细思之下,却也让人不得不承认其选择的合理。

今年颁给1954年生的石黑一雄,给很多人形成了诺奖加冕一位文学界晚辈的错觉,于是和大多数获奖作家相比,比之荣膺的喜悦,石黑一雄更多感受到的却是慌张,面对媒体时,他表现得像个刚出道的文坛青年。

“我的一部分感觉就像一个冒名顶替者,很糟糕。村上春树、萨曼·鲁西迪、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、麦克卡西、麦卡锡,都马上进入了我的脑海,我只是想,‘哇’,我太年轻了,不能赢得这样的东西。但是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62岁,所以我是在获奖作家的平均年龄。”

这当然是作家的自谦之词,看看他致敬的这个名单,几乎是照着赔率榜上的名字一个个念下来的。

这中间有着微妙的矛盾,诚如石黑一雄自己所言,他已经62岁,并不年轻,但他身为作家在文学界却依然被视为“年轻”的。似乎不管是世界还是作家本人,诺贝尔文学奖已经变成一个非常“重”的词语。

“大部分人觉得他得奖很意外的原因在于,大家都只看新闻报道,而不是通过作品去判断。而做新闻报道的人很少会对文学有真正的研究,都是看赔率榜。估计石黑一雄自己也没有过去多想谁会得奖,说谁得谁就得去。但这并不意味着石黑一雄认为自己的作品没有价值。”译林出版社编审王理行说。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里王理行曾有过这样的判断:“应该让瑞典学院通过这部杰作(《千万别丢下我》)来了解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位杰出的作家,因而可以考虑把文学奖颁发给石黑一雄了。”

将日式的物哀与幽玄 带入英语文学中

石黑一雄不算高产的作家。从29岁开始写作至今,他一共只出版了7部长篇小说,以及1部短篇小说集《小夜曲》。不过他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曾获得欧美的文学奖项,其中包括一次英语文学的最高奖布克奖,另加三次该奖提名。

作为一个日本移民二代,5岁迁居英国的石黑一雄完全是在英语教育下长大的,英语就是他的母语。石黑一雄与萨曼·鲁西迪、V·S·奈保尔并称为英国文坛的“移民文学三雄”,但他不像大多数移民作



视觉中国 供图

家那样难以割舍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对话的主题,而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来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命运。他书写的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生命境遇,这种境遇可以关乎任何人。

不过,他的亚洲血缘注定使他成为一个在日本和英国之间寻觅写作题材、在陈旧的往事中寻找摆渡之舟的跨越文化和记忆的人。1982年,石黑一雄的首部长篇小说《远山淡影》出版。小说通过一个移居英国的日本寡妇对故土、故人的回忆,讲述了战后长崎一对饱受磨难的母女渴望安定与新生,却始终走不出战乱带来的阴影与心魔,最终以母女成功移民,而女儿自尽作为悲情结局。石黑一雄没有说女儿自杀的原因,连哀伤都没有展开,也没有结局,整篇淡如烟,说是一幅写意画都行。

正因如此,评论家喜欢用“物哀”来概括这部处女作的气质,并视其为克制写作的典范。作家邱华栋说,“石黑一雄的文风非常风格化,和萨曼·鲁西迪的那种狂欢、喧哗、魔幻的印度式风格不一样,和奈保尔的带有嘲讽、冷峻和十九世纪狄更斯式小说的密度叙述风格也不一样,石黑一雄的小说是一种明显带有日本文学印记的小说。他的小说叙述语调从容、淡雅,总是弥漫着一种日本式的哀愁,但是,他分明又是在用英语写作,因此,他把一种日本式的哀愁和精微的气质与气韵,巧妙地带到了英语文学中,给英语文学增添了特殊的活力。”

让石黑一雄真正名声大噪

的是他的第三部作品《长日留痕》,作家以往在英国的经验,完成了对管家史蒂文森和英国家庭人与人的描述。这证实了作家是在异乡写故事,而不仅仅是在异国怀旧。这部作品因为精湛地展现了一个英国管家的内心世界而获得了1989年的英语“布克小说奖”,并被拍成了电影,由安东尼·霍普金斯和艾玛·汤普森主演,大获成功,石黑一雄也因为电影的传播而如日中天,成为英国“移民文学三雄”中最年轻的一个。

石黑一雄最新的小说《被埋葬的巨人》(2015年),以公元五六世纪的不列颠岛为舞台,写传奇人物亚瑟王死后的故事,不列颠人与撒克逊人比邻而居,看似和平,却陷入失去记忆的苦恼中。他设置了一只呼吸能让人丧失记忆的母龙,同时制造了两难境地:如果杀死它,这个族群就能回想起自己的过去;但同时也会记起仇恨,引发战争。杀,还是不杀?

《收获》杂志编辑部主任叶开认为,在这部充满了魔幻色彩的作品中,“作家的目标不是发掘或创造辉煌的英国历史记忆,或者在民族国家形成期创造出来的亚瑟王传奇上,而是深入地思考了在这个神话背后隐藏着的那些令人心碎的仇恨、血腥、苦难,以及原住民不列颠人和外来民撒克逊人之间的绵绵不绝的战争。这部作品集中了石黑一雄的写作特点,可能打动了诺奖评委们,瑞典学院给出的获奖理由是——‘石黑一雄的小说,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,揭示了隐于我们与世界幻觉联系之下的深渊。’”

诺奖还是诺奖 “文学”还是那个文学吗

对于中国读者来说,石黑一雄并不是陌生的作家。他的八部作品全部都出版过中译本。

国内对石黑一雄的译介始于1987年,当年的《译林》杂志在介绍当代世界文学动态时,提及石黑一雄在英国文坛崭露头角,并对他早期的两部小说《远山淡影》和《浮世画家》进行了简介和点评。大陆出版社全文翻译石黑一雄的作品也始自译林,2002年的《上海孤儿》、2003年的《长日留痕》、2007年的《千万别丢下我》,均由译林出版社出版。

据王理行介绍,译林购买石黑一雄的作品版权,完全是基于其文学价值的考虑,并不是去“押宝”这个作家以后会不会得诺奖。1990年代的外国文学市场不是很好,而且中国在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后,出版社要出新近的外国文学作品,又多了一笔购买版权的费用,很多出版社并不愿意去干这种赔本买卖。作为专业的翻译出版社,译林的目标是出最新最好的外国小说,肯定要购买版权才行。在此背景下,1990年代后期译林购买了一大批外国现代著名作家的作品版权,每位作家择其一两部代表作,这就是著名的“译林世界文学名著·现当代系列”。

“我们买这些书时,国内对诺奖的关注度远没有现在这么高。1999年我们出多丽丝·莱辛的《金色笔记》和《野草在歌唱》,并没有想到几年后她会得奖。”

当发现译林重金购买版权,不但没赔钱,某种程度上反而名利双收的时候,更多的出版社加入到版权争夺战中来。“以前我们都是一个作家选取一两本代表作出版,现在有的出版社一次性买一个作家的五本、十本,版权代理公司当然更愿意卖给他们。译林出的三本是石黑一雄最重要的作品,我们没买的那几本,上海译文出版社后来买了,等到我们手上版权到期,他们表示这些也要,全都买。”王理行说。

现在,手握石黑一雄所有作品中文版权的上海译文出版社显然是美滋滋。

“从以往销售情况来看,石黑一雄的书卖得不好不坏,基本上好的能卖一万册,一般的卖七八千册左右,都没有重印过。如果没有获得诺奖,可能也就这样了。”上海译文出版社石黑一雄作品责任编辑冯涛说。不过现在,他们正开足马力加印。译林版权到期的三本《上海孤儿》《长日留痕》《千万别丢下我》,上海译文也将重新翻译出版。

文学终究是文学,短暂的狂欢过后,只有回到静默的阅读与思考中,才能彰显其意义。

石黑一雄作品



《远山淡影》
张晓意 译
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年5月



《长日留痕》
冒国安 译
译林出版社 2011年12月



《上海孤儿》
陈小慰 译
译林出版社 2011年12月



《被埋葬的巨人》
周小进 译
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年2月